

随笔苑

墙

戴恩嵩

一

墙,在中国大地上的村落和城镇里几乎无处不在。

墙,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

墙,按照构成材料、造型风格和功能用途分能列出几十种来。

从每家每户的房墙、院墙,到各类建筑群的围墙,到横亘中华大地名曰万里长城的那堵国墙,其功能大体是为了防敌、防盗、防风寒、防烈日、防脚步、防视线、防冲撞、防入侵等等,极少有人在办公桌上修一堵墙专作玩物进行观赏。

有一种墙,是为了驱寒取暖,那就是我国东北寒冷地带住户家中的取暖火墙。

还有一种墙专门和办案人员作对,那就是贪官污吏和大盗小贼家中的匿赃夹墙。

美国纽约有一对夫妇离婚不愿搬家,法官判决,在房内筑“离婚墙”,把房子彻底分开……

下面我说的这种墙,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那是封建社会,让年过六旬的老人能够继续活下来的“藏老墙”。

据传,在很久很久以前,百姓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笔者故乡有一种未见皇家圣旨而约定俗成的旧习:老人活到六十岁就得自觉地向冥府里面走,美其名曰“六十岁换甲子”。笔者认为,按照老家方言的读音,应该是“六十岁还家止”。

具体操作方法是:儿孙们选好祖坟地,挖一个深井状大坑,用灰砖砌成上小下大的圆形旱井,称为“油篓坟”。备足几天食物,将年届六旬之人置入,然后封顶,插一根中空竹竿作换气孔。老人吃完所备食物后,因为无食、无饮而被活活饿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每年秋末都搞农田基本建设,对一些无主坟丘进行清除,其中就有许多“油篓坟”,坟中尸骨,昭示着当年活人在坟中饿死的惨状,或伸展或扭曲,或翻滚或挣扎过,令人目不忍睹。

这种旧习的改变应该归功于“墙”。据传,有一个孝子,见其父亲体魄尚健,不忍让其六旬而死,便在自家居室内修一“藏老墙”。此孝子也装模作样地按照旧俗到野外去挖了个“油篓坟”,为“丧父”上供膜拜,而在家中却每日往“藏老墙”内送食送饮,让其老父存活下来。

有一年,鼠患成灾,孝子无计

可施,便问“藏老墙”中的老父如何驱鼠,其父曰:“猫可捕之。”孝子立即养了几只猫,鼠患遂消。自此,孝子深信“老人知事多”的道理。

有一年,村中一位书生中了进士,要到京城作官,孝子认为将老父亲藏于墙内并非长久之计,便请进士将其“藏父于墙内”之事向皇上奏表。皇帝得知民间竟有此种恶俗,便宣旨废除“还家止”的旧习。从此以后,老人爱活多少岁就可以活多少岁了。

二

每当看到年过六旬的老者晨练时把脚踏在墙上压腿,或内急时对着墙随意方便,敝人便想:为什么不能对墙表示一点敬意呢?没有墙,会有老者的今天吗?墙的坚固性、阻隔性、遮蔽性、防卫性、对隐私的保护性,让它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超凡的“能力”。试想,如果没有墙,这个世界能成为什么样子?是不是会乱作一团?

走在烟台的大街小巷,处处可见墙体:从所城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到建筑风格迥异的朝阳街;从南大街上的“天后行宫”,到毓璜顶上的“小蓬莱”;从古色古香的“牟氏庄园”,到八仙过海的三仙山;从完全不用砖石建造的火车站圆拱门,到全用新材料落成的国际会展馆,墙上的每一块砖石,每一帧砖雕石刻,每一片被风雨剥蚀的斑斑陈迹,都在向我们诉说着千百年来悲欢交集,血与火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卓越的聪明才智,我们能够听到战鼓的巨响和群情激昂的热烈欢呼……

三

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墙”的问题在城市建筑设计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论。那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个说法:以后不管哪个企业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再搞新的建筑群,一律不准再用砖石水泥等材料垒砌封闭式院墙,把现有的封闭式砖石墙一律改成铁栅栏式。

不知这个说法是否形成了正式文件,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建筑设计师们如阴云初开般欣喜若狂。他们以为,这个建议不仅可以节省砖石,还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建设真的要同世界发达国家接轨了,这不应该欢欣鼓舞、高声歌唱一番吗?

没想到,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要落实富有现代意味的新规定并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在一个小区的规划设计中就有许多人提出异议,有的说:“建个小区就是住家大院,我们在院内做什么事,外边人看得清清楚楚,还讲不讲内外有别呀?”有的说:“我们眼看老了,走路有撇有拐有斜有歪有拖有甩,样子并不雅观,让外边的人看了多不好呀!”

如此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的结论是:还是旧式院墙好啊,照过去的法子办吧!

那旧式砖石高墙很快矗立起来,封闭如初,向人们炫耀着它无上的自尊和威严。说不定再过若干年,也许会成为什么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面对此情此景,经常去国外参加建筑文化交流的专家们站出来说话了。最权威的专家说:清华大学是个大院子,名叫“清华园”,而美国的耶鲁大学比“清华园”大得多却无院墙,只有精美的铁栅栏。如果说“清华园”给人以封闭的感觉,那耶鲁大学则昭示着他们的开放性。

在总结和反思中,我们又想起了多年前的做法,在新建成的小区院落中,很难再找到那种旧式砖石墙了。

步入21世纪后,漫步在烟台市区具有代表性的滨海景区,则是一番崭新的景象:通衢大道望不到头,树丛绿茵挂红献翠,碧海蓝天决眦荡胸,银涛翔鸥惬意翻飞。在这里,似乎再也见不到墙了。没有墙的感觉就是,现代化的城市似乎与院墙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

事情也并不是那么绝对。墙总归是墙,它的伟大功能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譬如有这么一个地方,推倒旧屋旧墙,要变成一片如茵绿地。这很容易使人们认为,这里再也见不到墙了。但是,由于墙的阴魂一直在游荡着,绿地一侧很快又竖起一堵用水泥溜缝的、新的红砖薄墙。其作用当然并没有超出墙的固有功能:一是阻挡在绿地里用脚板制造小道的脚步,二是阻挡行人注目那片多少年来毫发没动的破烂建筑群的视线。

当年把砖石墙改成铁栅栏的提议是对的;涉及一些人的利益而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意愿也是对的;拣起当年的提议,新建小区一律不再兴建砖石围墙是对的;新辟绿地再加上一道新的薄砖墙还是对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怎么做都有充分理由,生活永远是对的……

诗歌港

书香

华子

初秋的雨滴
浸透枕边的诗行
在老去时光中
像一个优雅的墨客
一次次释放,发光的文字
在交织的时光中重逢
奇妙的雨夜
敞开饱满的情感
走向时间的深处
风飘来诱人的墨香
等你
在某个不经意的午夜
开始隔空对话

巧果

邓兆文

儿时的七夕节,奶奶
都会烤巧果
许是经历了太多的沧桑
她发的面特别筋道
然后用木模,把那些
加了色的小动物
从面团里拽出来
再经过一番火的洗礼
又香又好看的
巧果就呈现在我们的
眼睛和鼻子底下
为了细水长流
她还会把其中的大部分
用细绳串起来
挂在高高的窗顶
像一个诱饵
天天钓着我们这些
踩着板凳也够不着的
小馋猫

雨行

李明生

撑着伞
踏着夏天的雨
桃李杏花送别
见一面吧
春天就要走了

大虚宫檐下的风铃
轻摇寂寞
长春湖桥下的清流
随风飘荡
将新城
洇染成一幅水墨画

那壶山枣芽茶
不过是打开的日历
一壶沏给谷雨
一壶沏给立夏

白洋河里的水鸟
在烟雨里
忙着数点鱼虾
看着水草慢腾腾地来回摇头
数落着夏雨的来迟